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一編

林慶彰主編

第19冊

漢代天文學與陰陽五行說之關係

王璧寰著

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

陳禮彰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漢代天文學與陰陽五行說之關係 王璧寰 著／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 陳禮彰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100〕

序 2+ 目 2+104 面+ 目 2+134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一編；第 19 冊）

ISBN：978-986-254-466-2（精裝）

1.（漢）董仲舒 2.天文學 3.陰陽五行 4.天人關係

5.先秦哲學

030.8

100000702

ISBN-978-986-254-466-2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一編 第十九冊

ISBN：978-986-254-466-2

漢代天文學與陰陽五行說之關係 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

作 者 王璧寰／陳禮彰

主 編 林慶彰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1 年 3 月

定 價 十一編 40 冊（精裝）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漢代天文學與陰陽五行說之關係

王璧寰 著

作者簡介

王璧寰，民國44年8月8日生於桃園。中壢高中畢業，政治大學中文學士、碩士，中山大學中文博士。歷任弘光護專講師、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講師，現任高應科大文化事業發展系副教授。著有碩士論文《漢代天文學與陰陽五行說之關係》、博士論文《北宋新舊黨爭與詞學》，另有期刊論文〈朱淑真及其作品新探〉、〈吳藻詞之藝術成就析論〉、〈宋詞中楊花比興意涵之探討〉……等多篇。嗜好書法篆刻與創作古典詩詞。曾獲全國性書法比賽佳作、入選多項，政大第一屆才藝競賽篆刻組第一名、書法組第二名。應邀於2008年高雄市美術家聯展展出書法作品，並獲96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教師組古典詩詞優選。

提 要

陰陽五行說在逐漸成熟完形之後，影響了整個漢代，無論在學術上、在政治舉措上或民生日用上，都起著莫大的作用。而天文學卻是陰陽五行說所以取資的本源。

漢代天文學本來上承前代，而具有天象、曆法、宇宙論三大體系。在天象方面觀察由粗而精，尤其在器制上成就輝煌，對天體運動之觀察也漸趨數理化。在曆法上，得出三百年需要更改曆法，建立依天象為準的實證精神。宇宙論方面，則有蓋天的有限空間觀；另有融合古賢哲思想的無限宇宙觀，而造出了宣夜、渾天說。這種發展，本來是漸漸往科學的一面靠攏的，但是由於時代、環境、科技知識的局限，卻摻合了不少陰陽五行的思想。

接著，乃從陰陽說的起源追尋起。約略而言，陰陽一意義起於日之被雲遮覆或透出為初義，然後擴展為哲理性之宇宙二勢力，繼而好事者將天地陰陽之變蒙上吉凶迂怪色彩，方可稱為陰陽家之流。另一方面則敘明從五行初始的基本物質觀念，進而與陰陽消長、吉凶禍福觀念融合，產生所謂生、勝（剋）的系統，再轉而與五星體比附，也作了一系列的印證和解說。由陰陽和五行二學說的結合，正好可以推斷它們共同的骨幹來源，實際上是依靠天文學知識建立起來的。

在陰陽五行說與天文學發展路線釐清後，本文的後半部分，則依前、後漢時代的進程，論列二者共存共榮的微妙關係。陰陽五行說依存於天文異象以說災異，依天文常象以說月令、明堂，並附會至帝德迭勝（或迭生）之體系以論帝統代興。而天文學至無法解釋處，則藉陰陽五行以為說，導至天文學遂受拖滯之累。

結論則將二種學術思想相為表裏、互為牽制之關係一一鉤取提要，期望能對治漢代學術之大體面貌或延伸至後代之學術流裔，有提挈整理、廓清紛雜的貢獻。

自序

這篇論文的題目很特別，把「天文學」和「漢代陰陽五行說」聯想在一起，對筆者而言，並不是偶然的，有它的遠因。我十三歲時，同學張君出示天文星盤，我借來和夜晚星象對照，發現它如此方便而有趣，於是依樣手繪複製一份，日日把玩。把玩之不足，就到學校圖書館借閱天文學知識的書。當時館員認為我可能會看不懂，勸我借其他的書，我還是堅持借來，而後來卻一借再借，這位台大圖書館系畢業的先生竟特許我入內自行取書（當時規定只能在櫃臺借閱，不能入內）。有了這個方便，我幾乎把當時和一般物理、天文相關的書瀏覽了一遍，其中以廣文書局唐山所譯的西洋天文物理書籍佔最多，借書證登錄格每學期都不夠用，得再用第二、三本。

少年時期有此際遇，冬夜的清寒使星空格外清亮，即使冷得牙齒直打寒顫，也擋不住我好奇的心。黝黑深邃的宇宙使我展開無限的馳想，對渺小的自我體認獨深，人生觀也起了極大的變化。在中文研究所構思論文題目時，偶然靈光浮現，讓我定出了這個研究方向。研究期間，西方天文知識幫助我特別地大，再對照古代星圖，可以發現漢代天文觀測狀況，也順便整理出陰陽五行說滲入天文學的種種跡證，於是構想出骨架，寫來就順理成章了。

當時用功甚勤，又不知道好好照顧身體，加上大學時期縱酒無度，腸胃早就搞壞，論文完稿的次日，竟因十二指腸出血昏倒住院。醫師開出病危通知，我都還不知道有這麼嚴重，拖著虛弱的身體通過口考後，開始重視起養生來。三十後的今天，不再有潰瘍拖累，回首青年時期種種，感慨萬端，唯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擁有人生。

這篇論文，是我心血的結晶，是生命的見證。有些地方言有未盡，有些

地方頗有缺失，現在再加校對，對引註、格式稍作補正。承花木蘭文化出版社邀約，使舊作能以更新的面貌行世，在此特別致謝。並對同學張寶基（現任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通訊系統研究中心訊號處理組負責人）的啓發，以及師長前輩的引導，深致感謝之意。

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二日王璧寰於晚成軒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漢代天文學述要	3
第一節 漢代天文學之範疇	3
第二節 天象類略論	5
一、天圖	5
二、日月五緯之運動及特質	11
三、異星、雲氣	15
四、儀器	17
第三節 曆法類略論	19
一、漢代以前之曆法	19
二、漢代曆法之沿革	22
第四節 宇宙論概述	26
一、先秦之宇宙觀	26
二、漢代之宇宙觀	30
第三章 漢代陰陽五行說概述	35
第一節 陰陽五行說之由來	35
一、陰陽說之由來	35
二、五行說之由來	38

三、陰陽說與五行說之調合	46
第二節 漢代陰陽五行說之演變	51
一、帝德系統之變遷	51
二、月令系統之運用	55
三、災異說之孳蔓	57
第四章 漢代天文學與陰陽五行說之發展與特質	61
第一節 二者發展過程中之關係	61
一、漢初之古代天文學胥賴陰陽五行說以傳	61
二、武帝時之天文學因陰陽五行說而興	64
三、西漢末造災異說之泛濫	68
四、東漢中期天文學之極盛	71
五、天文學與陰陽五行說之分途	75
第二節 二者特質之比較	80
一、陰陽五行說與天文學相同之處	80
二、陰陽五行說與天文學相異之處	84
第五章 結 論	89
第一節 天文學與陰陽五行說互為表裏	89
一、天文學為陰陽五行說之骨幹	89
二、由天文學可推測陰陽五行說之進展過程	90
第二節 陰陽五行說令天文學滯留	91
引用及參考文獻	93
一、經 部	93
二、史 部	93
三、子 部	94
四、集部、通論及其他著述	95
五、期刊論文	95
附 圖	97

第一章 緒 論

夫天文學，所以窮宇宙之根源，解生命之謎底，古今善思之學者，莫不究心焉。余素喜研思天文，少時因同窗示以星圖，引發興趣，遂隨意涉獵，然大率偏於西洋圖儀與近代理論也。比者，披覽史、漢，每苦於有關天文記載之晦澀，就中尤多占星之語與陰陽五行之思想。念同乎余心者必不在少數，何不因已有之天文學知識，反求諸古，或能解天文學與陰陽五行說之關係於一二。此研究動機之所起。無幾，又於《鄒衍遺說考》之緒言中，見五行疑出於占星家之術語一見解，復增強天文學與陰陽五行說有至深關係之信念，實為推動研究本題目之另一因素。

著手之際，分二途收集資料：其一乃從漢代天文學入手，上溯先秦之天文學，以明其演變，並考察陰陽五行說介入天文學之過程。其二乃從鄒子陰陽五行說之主要遺說觀之，分析其結構，剝取與天文學有關之材料，考其汲取天文知識之痕跡；而鄒子遺說今已殘闕，又非考之於漢代資料不可。本文重心遂以漢代為主。

資料略足，乃整理組織焉。分爲五章：

首章緒論，述研究之動機、資料之來源、本文之結構與論述方法，結以研究本論題所持之態度。

第二章天文學之介紹。首先闡明中國天文學之範疇，為包括氣象、氣候、天文，甚而宇宙論在內之博大學問，與今日分工極細而專門之科技天文學，迥然相異。全文關於引用天文資料者，皆由此觀點收集使用。其次論天文學發展之經過，由先秦至漢逐一敘述，蓋欲先具明確之歷史觀，方能辨白其他學說如何介入也。至於專有名詞、天文概念與儀器等之介紹，亦不憚其詳，

實欲便於本文解說天文學與陰陽五行說關係之用。

第三章爲陰陽五行說之介紹。首先敘陰陽五行說之由來，尤其有關天文者，在所必明。其次論陰陽五行說逐漸融合之情形，與鄒子組織爲一系統化學說之經過。又其次，乃論漢興以後，陰陽五行說之演變；其旁支且與天文無關者，或簡略，或棄而不論，蓋所持角度使然，欲另闢一畦徑也。

第四章論漢代天文學與陰陽五行說之發展與特質。分爲二部分：第一節，在探討二者發展過程中，互爲因果以及分道揚鑣之經過。第二節，比較漢代天文學與陰陽五行說之特質：較其相同，所以明相互爲用也；較其相異，所以明發展之路徑不同，學習者之層面不同，而其影響所及，亦歧異焉。

第五章乃全面之探討，第一節謂天文學與陰陽五行說互爲表裏，蓋歸納本文諸論點之結果也。以爲天文學乃陰陽五行說之骨幹，故可由天文學之進展，窺測陰陽五行說之源起，成立與發展。又由陰陽五行說之保存天文學觀之，漢代陰陽五行說實支配天文學之盛衰也，故第二節歸結曰陰陽五行說令天文學滯留。

組織已成，乃今知爲學之不可偏廢也。天文學素爲學者視爲艱深，不敢有所研幾者，本囿於傳統觀念中，非「至人」無法通焉之說；或憚於時人所謂古代天文學皆迷信，不欲自處詬謗之衢也；或畏於現代天文學之高深，以爲非有極深基礎，不得與知古代天文學之術，遂令中國天文學爲今之絕學。實不知古代天文學之觀測與理論，皆淺而易解，唯古代曆法中之數理可與近代曆法一較短長耳。若能求得古人不精之處，則怪迂之所由，何所遁形；迷信之色彩，亦揭現於目前。如此，於古人之思想，古代之環境，則可增另一層面之認識。治天文學以考古代學術，豈非可行之一途哉！

第二章 漢代天文學述要

第一節 漢代天文學之範疇

「天文」一詞之見於古籍，其來已久，《易經·賁卦·彖辭》曰：

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經·繫辭上》曰：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以「天、人」「天、地」之相對，言天之有「文」，此祇指「象」言，至其后，乃以變化相形而見吉凶，故〈繫辭上〉曰：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天垂象，見吉凶。

此非但以「天地人」對待言之，亦以互爲因果，爲「天地人一體」思想之所源也。

先民以宇宙之間莫大乎「天地人」，而天爲首，故曰「天大、地大、人亦大」，先王立政亦以「天」爲據，《尚書·堯典》曰：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文即載四時氣候，依氣候授民時，已屬氣象學之範圍，則是天文、氣象混

而爲一；此外，又設官職司，以天文立政，遂與政治關連，此乃中國一貫墨守者。故《周禮·春官》云：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以辨四時之敘。

保章氏蓋即實際觀測之天文家，馮相氏爲曆法家。另又有「絜壺氏」專司壺漏以定時刻，近乎現代之「國際時辰局」。^{〔註1〕}以上實行與否不可知，《史記·天官書》所載歷代掌天文之官，當較可信。文曰：

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皋，魏石申。（《史記會注考證》頁477）

其中萇弘、裨竈、子韋等，非但論天數耳，且爲怪迂之奇說。如鄭子產問裨竈陳火之事（見《左傳·昭公九年》）；萇弘言方怪、風雨；^{〔註2〕}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一條（見《淮南子·道應訓》）。有周之後，史官皆兼天文之職，而沾染陰陽或五行之習氣者，不在少數。除以上所舉，又有周內史叔興（《僖公十六年》），內史叔服（《文公十四年》），晉太史蔡墨（《昭公廿九年》），晉史董因（《漢書·律曆志下》），鄭士文伯（《左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等人。

蓋春秋戰國之際，陰陽及五行之說，已分別雜於天文之中。及至鄒衍集陰陽五行爲一說，而併以其所精擅之曆象數術，融合活用，漢儒遂引而伸之，令天文與陰陽五行之思想，莫能離析焉。是以《淮南子·要略訓》曰：

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

《漢書·藝文志》亦曰：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舛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影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

〔註1〕 說見高平子《中國古代天文工作之一瞥》。

〔註2〕 見《漢書·藝文志·兵陰陽類》、《左傳·昭公十一年》、《史記·封禪書》、《淮南子·汜論訓》。

王，此所以兩有患也。（《新校漢書集注》頁 1765）

《史記·天官書》太史公曰：

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史記會注考證》頁 477）

太史公似以陰陽五行，於幽、厲之先，已應用於天文之中，然觀戰國以前，有「陰陽」「五行」之詞，而理論未成系統，自不可信。〔註 3〕值《漢書·藝文志》列古籍，除天文一類，與天文有關者，尙有（一）曆譜、（二）五行、（三）陰陽、（四）易等數家。更有說以災異、讖緯者。而中國天文學之範疇，直以漢代爲楷模也。今約爲三類，以便論說：

- 一、天象類 此項敘日月星辰之行，旁及異星、雲氣、儀器等。
- 二、曆法類 此論漢代曆法之所承，其曆法如何？其成就如何等等。
- 三、思想類 即論漢人之宇宙論也。

第二節 天象類略論

一、天 圖

觀天文者，必先粗者，後及於精者。故〈堯典〉所載，四仲星耳；〈舜典〉所載，璿璣玉衡耳，不傳其圖。或謂相傳容成作「蓋天」，顓頊作「渾天」，荒古渺遠，已無可徵。戰國時代，楚人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魏人石申著《天文》八卷，後人合其卷帙，稱之《甘石星經》，此今所知紀有諸星之名者。而星圖亦無遺焉。至漢武帝時落下閎作〈渾儀〉，臆其已置星圖於上；後漢張衡更作〈渾天儀〉，據史籍所載，則確知有星圖矣！《晉書天文志》云：

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已沒。』皆如合符也。

張衡製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

〔註 3〕說見三章。

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機轉之於殿上，室內星出沒與天相應。此儀雖不傳，而其圖式已製定，今依製圖之要法，略論漢代之制與其源始：

（一）天分州域、五宮、二十八宿、十二次

天文之分野，蓋類取於《禹貢》九州之說（禹貢曰：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呂氏春秋·有始覽》則以周以來國名配合之，文曰：

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爲兗州，衛也。東方爲青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東南爲揚州，越也。南方爲荊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也。北方爲幽州，燕也。

觀天文者亦以爲「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呂氏春秋·有始覽》）「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史記·天官書》），是爲天地相對待之觀念。夫州域者，嚴異己，定名稱，免於混淆耳，而天之「九野、列宿」亦以是仿之。九野者：

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顓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雫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呂氏春秋·有始覽》）

「九野」之說，雖淮南子續之，而未流行於後世。代之而起者，乃以地方州域之名，分統二十八宿。以州域名天之分野，《左傳》常用之，然先秦文中鮮有此法，臆戰國末年占星家所流行之法。遞至漢代《史記》始以十三州統二十八宿，其文曰：

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史記·天官書》，《史記會注考證》頁472。）

此節州域配星宿，實占星家見列宿隨轉，即依列宿之位置，定其與州域之關係。若其宿有異星，或日月五緯犯之，則與此宿對應之州國，必有變異。故《天官書》又曰：

列星，其宿地憂。（《索隱》：「謂月蝕列星二十八宿，當其分地有憂，

憂謂兵及喪地也。」)

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

越之亡，熒惑守斗。(《正義》：「南斗爲吳越之分野。」)

凡此類，皆其占也。《括地志》云漢武帝置十三州（《史記正義引》），而《史記》原文一作十二，一作十三。蓋前者承《星經》之制，後者爲武帝之制，漢人以十三州爲主，故《漢書》引文同；然其詳圖，今不可知。

分野之說，自《左傳》、《周禮》、《淮南子》、《爾雅》、《史記》等，言者多矣，而各有異同。且不祇以州、國分者，或以斗之杓、衡、魁主分野，或以斗之七星主分野。〔註4〕亦有以五宮分者，各以其便。

「五宮」者，初亦由地理之四方爲概念，如《星經》之分「中宮」、「東宮」及「北宮」，由此殘文可知以天合地之意。然早期天圖祇緣赤道或二十八宿所在，定其分野；近極之處，多未言及，如《淮南子》、《禮記》分天爲「蒼龍、白虎、朱鳥、玄武」四者。李約瑟氏以爲依赤道分四區之法，當在商武丁時（約西元前 1339 至 1281 年之間）已建立。〔註5〕至春秋戰國，復爲占星家所利用，如《左傳》以「龍尾伏辰」說吉凶（《僖公五年》），傳中如此類甚多。而於近極處獨不名，至《史記》乃爲定制，曰「中宮，天極星。……東宮，蒼龍。……南宮，咸池。……西宮，咸池。……，北宮，玄武。」五宮各有所屬列宿、列星，如此全天區分明瞭，爲後世言天者所法。

五宮包括近極與黃、赤道上諸星，而黃道上諸星又有二十八宿之名。其起源有二說：一曰起於填星所宿（《淮南子·天文訓》云：「歲鎮行一宿。」《史記·天官書》：「歲填一宿。」）；一曰起於月所宿。因古以月約二十八日一周天（《呂氏春秋·季春紀·圓道篇》：「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圓道也。」此言月一日行一宿也。）前者爲黃道，後者爲白道，約有五點二度之距。李約瑟氏推測爲月道，而古籍殘缺，亦不能排除黃道之可能性。且《淮南子》、《呂氏春秋》於十二月中載「日躔某宿」之文，直似謂宿乃依黃道分區；再者《史記·律書》曰：

《書》曰：七正二十八舍，……舍者，日月所舍。

乃籠統言之，蓋古必以日月所行同道，初未嘗知其參差，則所謂二十八宿者，可概以黃道及其附近區域爲限。或謂二十八宿乃二、三千年前赤道區域，以

〔註4〕詳見《史記·天官書》。

〔註5〕見李約瑟《中國之科學與文明》。

歲差推之，當時赤道多與二十八宿吻合，然無典籍之記載，且二十八宿亦有不在當時赤道者，存其說可也。

《堯典》已載其中四宿「虛、鳥、昴、火」，〈孔安國傳〉以為皆四宮之中星，即「虛宿、七星、昴宿、心宿」。此外《尚書·胤征》云：「辰弗集於房。」則《尚書》已有五宿。或疑二十八宿名稱不能如此早出，此文或為偽入。然亦不得晚於孔子，〔註6〕而《詩經》云：

跂彼織女，……睆彼牽牛。……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小雅·大東〉）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豳風·七月〉）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鄘風·定之方中〉）

已包括「牛宿、箕宿、斗宿、心宿（火）、營屋（定）」五者，《詩經》早於孔子時，則二十八宿名已發源，特未完備耳。《夏小正》有「參宿、心宿（大火）、畢宿（鞠）、罰宿（伐）、房宿（辰）」，《爾雅·釋天》有十七宿，《禮記·月令》有二十三宿，《左傳》、《國語》中亦可見之。意者，春秋戰國之際，二十八宿名已齊全，且因占星之需，方位、區域亦已有定制，故《呂氏春秋·有始覽》載其全稱，〔註7〕遂為漢代所遵行。

「十二次」者，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每歲所舍之名也。其起源甚晚，《春秋》、《尚書》等史及諸子書中皆無。唯《周禮》有「大火、鶉火」，《爾雅》有九次，《左傳》有九次，《國語·周語》有「鶉火、析木」，學者多以此數書有漢人造作之處，而諸書中十二次之名，正可如此視之。《呂氏春秋》集戰國末期雜文，特明於「天文、時則」，而未嘗言及「十二次」者，《淮南子》踵之，而亦不言「十二次」。雖如《史記·天官書》之專說天文，亦無其說，至《漢書·律曆志》，其說乃備。

《漢書·律曆志》之三統曆，劉歆所述作也。而「十二次」之名與《左傳》、《國語》符合。後二書今人考辨，多疑有偽；今以上文所述，先秦鮮道「十二次」者，則《左傳》、《國語》之「十二次」，亦疑劉歆所竄入。《周禮》為學者懷疑作於戰國之際、漢武之前〔註8〕或疑為王莽、劉歆時所竄亂。〔註9〕

〔註6〕 新城新藏氏亦主張二十八宿起於周初，見其〈二十八宿之起源說〉。

〔註7〕 已見前文。

〔註8〕 《偽書通考·周禮條》結語。

〔註9〕 見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十三節。